



喀纳斯湖

(资料图)

喀纳斯湖小记

张锦娟

人文山水

我们祖国辽阔广大,东西南北,山脉连绵,江湖处处,你即使健步如飞,跃行似光,也很难走遍大大小小的山川湖泊。我出生在杭州,杭州的西湖、嘉兴的南湖、湖州的太湖、绍兴的东湖、建德的千岛湖等等,当然是去过的。至于黄山脚下的太平湖、南京鸡鸣寺旁的玄武湖、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以及云南的翠湖、贵州的红枫湖,还有湖南的洞庭湖、江西的鄱阳湖、青海的青海湖、咱们内蒙古的达赉湖等等,也都先后去了。各是各的地域,各有各的风貌。备受大众赞誉的,不外乎西湖的秀美、南湖的壮丽、太湖的渺茫、千岛湖的不凡、玄武湖的妩媚、大明湖的书香、昆明湖的浩大……湖,纵然天各一方,但,水上游风,水中映景,水下生草,它们各具风姿、各有特色、各成生态。不过,湖水潺潺流动、湖面闪闪放光、湖底幽幽莫测的情景,总给人一种柔美、温顺、静谧的感觉。

2021年夏秋之交,应新疆哈萨克族文友的邀约,来到位于新疆伊犁州富蕴县的喀纳斯湖。不来不开窍,来了才知晓。那是怎样的一个湖呢?

这个湖,远远地藏在阿尔泰山脉的深处。

阿尔泰山,近看,高大巍峨,冲天直立,担心碧空会被它刺破、白云会被它挑碎;远看,起伏层叠,绵延无尽,恐怕永远走不到山尾,永久见不着平原。可是,当汽车在大山里东拐西弯、左转右绕时,面前竟出现了一个宽宽长长的湖。湖的另一边还呈现着一个青青翠翠的牧场。数不清的羊群在牧场上游动、向前,就像天上的云朵在空中轻轻地飘浮、移行,阵列之大,气势之威,说是波奔浪涌、排山倒海,都不算夸张和夸大。原来,这里是哈流滩,是喀纳斯湖的大门。走过这道门,就从干旱走进了湿润,从荒漠走进了草原,从浅山走进了深山。难得一见的,偌大的羊群会在天气转凉之前,从夏季积雪消融、水草肥美的深山草场走向山下,以避免天气突然转寒的霜冻和牧草的枯萎。朋友跟我说,这就是游牧,是牧人与羊群的顺应自然,称为转场。可见,喀纳斯湖,并不是专为人们游览而生成,它首先是为了自古至今生存、生活在此的哈萨克牧人和图瓦人。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是说不明道不尽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神奇而神秘。

这个湖,层层地围在大大小小的森林之中。

走进喀纳斯湖的大门,沿途就有树了。在一个山口遇到第一棵树,是一棵西伯利亚落叶松。细细地看,一个树根长出了两株巨大的树干。有意思的是,左边的树干,高壮挺直,气度轩昂,右边的树干,却柔韧高挑、婆娑多姿。微风中,两棵树相互依偎、缠绵绵绵,树叶轻响,唧唧我我,正好像一对情侣伫立路口迎接贵客呢。当地人说,它们在这里至少已站立了300年。正值夏末,两树葱绿,但由于早晚已有凉意,右边那棵似乎娇嫩一点,已在浓绿中泛出微微金黄,更显一种外表的艳丽。更为有趣的是,在这两棵树的右下方,竟长出了一棵小小落叶松,矮矮的树身,嫩嫩的树叶,在风中摇曳着树枝向大树致意。人们说,这是它们的孩子啊。

沿着湖边一路走,树就多起来。愈是往里,树木愈多,树木的品种也愈加丰富。给人的感觉,不只是湖边坡地上有着广袤的森林植被,而是幽深的一大片森林密密地紧紧地包围了喀纳斯湖。这些树木四季耸立,叶不落枝不折,树干不倒树身不歪,真正的坚韧不拔、坚定不移,使森林成为湖的天然屏障。原来,这森林都是生于西伯利亚冻土地的泰加林在这一区域的充分体现。泰加林是俄罗斯语,泛指寒温带的北方森林。喀纳斯正是这个庞大的森林系统在中国的一个边缘。这里生长的正是西伯利亚云杉、红松、冷杉、落叶松等针叶林。其中前三种在我国仅分布于阿尔泰山,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物种。此外,这里还生长着疣枝桦、欧洲山杨等小叶阔叶林稀有树种,呈现着亚洲唯一的针叶林和阔叶林混交之美。显然,喀纳斯湖的美与众不同,除了山水之美,还有森林之美。也正因此片片森林散落分布,湖水依傍森林,森林导引湖水,喀

纳斯湖就忽而弯曲窄长,似天仙将束腰的绸带丢在山间,忽而滚圆平滑,如地神把晨照的明镜置于谷中。人在坐船游湖时,常不知是船浮水上,还是穿行树丛?是划在溪涧,还是环行深潭?人,坐在船舷上,不知水长水圆;坐进树荫里,不觉叶绿叶黄;人,与水、与树,浑然一体,豁然,爽然,释然,欣然。可以想象,随着季节的变化,当不同树种的树叶,由翠绿、绿,变成鹅黄、褐黄,变为血红、紫红;不同树类的树干,由泛青变成暗黄、土黄,变为灰白、苍白。那是怎样的一个魔幻变异的缤纷世界。人们说,这繁盛茂密的一丛丛树,也正是喀纳斯湖哺育的一代代大自然孩子啊。

这个湖,静静地依靠着天然石人的长年守护。

在喀纳斯湖畔森林的前方坡地上,可以看到几十尊各有面容、各具姿态的天然石人,一动不动地、默默地、静静地站立在能够望得到湖面的位置上。刚一见到,以为是景区的一种装饰、点缀,以为是展览古老的喀纳斯原始艺术,以为是古代哈萨克人、图瓦人的信仰的寄托。其实,那只是我自己的猜测,每天早晚湖面上水雾弥漫时,或是中午日头照下来水气蒸腾时,或是夜晚月亮辉耀星光耀闪时,或是光线很暗、周围黢黑、伸手不见五指时,抑或是滂沱大雨、水帘挡住视线时,那一尊尊石像,就都活了起来、生动了起来。它们个个敦敦实实,前前后后、阵势浩大、庄重威严地震慑着丛林里的豺狼虎豹,保障前来考察湖情、观赏湖景的人们安全;它们直直挺挺,高高矮矮、气度不凡、郑重其事地展现着历史的沧桑、现实的变迁。它们身上坑坑洼洼的弹痕、深深浅浅的刀伤,记下了往昔反动统治者镇压的凶狠和哈萨克人、图瓦人反抗的英勇。石人们已经在这里站立了上千上百年,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也已经把它们最初的清晰细腻的轮廓冲刷、击打得变了模样。人们说,这些千年不歪、百年不倒的湖畔石人,任凭草绿草枯、花开花谢,随其风狂风急、云涌云飘,始终静默无语,只是冷眼旁观。那才是真正的历史见证者。

这个湖,悠悠地映照着人心对美的希望、希冀,映射出人性的善良、善德。

在喀纳斯湖上举头仰望,看到的是寥廓、深邃的天空,飘浮、移动的云朵。天,深不可测;云,飘不知远。这时,如果只是极目远望,望到的就是浓雾弥漫的山野、阴沉昏暗的河谷。但,只要上岸上坡,攀登到云之顶上、天之高处。就能看到喀纳斯湖上空云浪滔滔,天水茫茫。那是无边无际的云海。在人们的心目中,俯瞰云海,就是来到了人间仙境,就是到达了飘飘欲仙的境界。啊,人在大地上劳动、工作之余,在山巅上环顾天庭,在湖面上看及湾谷,胸怀开阔,视野开朗。怎样的一个大宇宙,怎样的一个大中国!有意思的是,在喀纳斯湖区,无论是站在湖畔的牧场,还是登上湖旁的山顶,抑或就坐在游船的船上,只要是在雨后,随处都能看到天空中飞翔南北的彩虹。一天傍晚,我和朋友正要返回,刚刚坐进车里,一抬头,一道绚丽的彩虹就横跨在眼前的奇山丽水之间,两岸的群山、对岸的雪山和清静的湖面,正好映衬着彩虹的全景,美不胜收,美不可言。当地人说,心善心好的人,可以从彩虹的一端走去,一直走到天宫里。只可惜这些心善心好的人都忙于劳作,没有空闲去走彩虹桥。所以至今还没有人能讲述天官的情形。

中国图瓦人是一支古老的民族,以游牧、狩猎为生,近400年来,一直定居在喀纳斯湖畔。他们说,在有云雾的天气里,人站在山脊之上,面朝云雾,背向太阳,就会看到云雾中出现人的身影,在影子周围环绕着一个七彩光环。他们自信,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幸福的人。我,来去匆匆,没有遇到七彩光环,只能等下次了。这样的等待,时间也许长一点,但,那是一种最美好的等待。

时光匆匆,已是2023年。我又长了两岁。我什么时候再去呢。喀纳斯湖,如此美妙、美丽,美得无可形容,美到无与伦比!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哪个湖能与它相比较、相媲美呢。

虫鸣勾勒的河流

王太生

一条河,流向是奔南北,还是走东西?夜晚的虫鸣,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河流的走向和流势。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小虫子,在一条大河两岸草丛从缝间激起欢鸣,虫鸣的声音越浩大,微闭上眼睛,河流的走向在你心中越发明晰。

即便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夜晚贸然进入,对周围环境莫辨东西,但此时只要你倾耳谛听,河流的走向还是能够判断和辨别的。

一条河与虫鸣,关系是这样的:两岸芳草缤纷,小虫子们躲藏其间,那是它们快乐的逍遥天地、美妙家园。而河流将两岸虫鸣声隔开,隔开一段距离,这样河流的走向就清晰了,特别是在河流拐弯的地方,虫鸣声划一个大大的、弯弯的饱满圆弧,虫鸣声是那样饱满,河岸亦是那样饱满。

可以用秋天小虫子的长歌短吟来想象、揣度一条河的宽度,因为此岸虫鸣与彼岸虫鸣是两个测量点,这样,岸与岸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大概估算出来了。

我现在就住在一条大河的旁边,可谓临水而居。秋天的夜晚,常站在阳台上,看眼皮底下的河流,虫鸣声在有的地方稠密,有的地方稀疏,它们只在两岸震颤空气,而河之心,只有月影和偶尔跃起的惊鱼的泼刺。所以说,对河流宽度的耳朵测量,虫鸣密集处,河岸狭窄;虫鸣稀疏、寂寥处,则水域开阔。

一条熟悉的河流可以这样,陌生的河流同样如此。少年时,在乡下,晨起赶路,沿着一条河流大堤走,人淹在虫鸣声中,走到一段,忽然虫鸣声一下子没有了,原来走到一处断头,拐个弯,过一座小板桥,再折上大堤,虫鸣声又续上了,接踵而至。

对于虫鸣与河流走向、宽度之间的关系,我曾站在家乡两条河流旁做过近距离观察,一条是南北走向、流向长江的河流;一条是东西走向、流向另一座城市的河流。水岸虫鸣声,分别勾勒出两条河流的走势,风生水起。流向长江的那条河流,水面开

阔,水流急促,闻得虫鸣稀,它一路往南流淌,两岸断断续续的虫鸣,勾勒出它的延伸,波影在远处,消失在灯影朦胧里;而通往另一座城市的河,是古老的运盐河,两岸绿木茂密,虫鸣声浩大,河流的跨度并不是那么宽,一河清波碎影在虫鸣簇拥下缓缓而去。

薄暮,在河之心,有个人撑一条小船,去往河流深处捞水草。那个人手执一支竹篙,犹如指挥棒,在指挥着河流两岸嘈嘈切切的虫鸣吟唱。

我曾在秋天跟几个人,去察看一座古村庄后的三岔河,那块古遗址上,河流分别向三个方向流淌。秋天的夜晚,三岔河的月色非常美,两岸的虫鸣,高高低低地响起,如夜雾升腾浮起在水湄草岸,如果将虫鸣声连缀起来,可以描摹出三条支流温柔地流淌轨迹。

我所在的城市,老城北门外有古镇,镇之周边,有一块块浮于水面上的垆田。垆田之上凝绿吐翠,水意盈盈,四面环水,长着菜蔬和瓜果,天气新凉,垆田上虫鸣阵阵,勾勒出垆田与河流缠绕,近乎方正的流线……

当然,如果我们驻足在一些拥有历史与文化的河流旁,那些虫鸣声,一样可以领略它的流向和走势。

想起那年在绍兴,我曾骑着单车沿河行走,水面上,一条小小的乌篷船在弯弯的河面上漂移,那些历史和文化的过往虫鸣,一样勾勒出江南河流的走势。

在皖南,李白泛舟的秋浦河上,我于诗仙背影消失的一千多年之后,再次泛舟这清澈溪流之上,闻听得的是两岸山林草中浮起的“渐渐”虫鸣声,把这条山间溪流勾勒得很窄、很细,细到能听见某只纺织娘躲在一片秋叶下窸窣弹唱。

虫鸣声越响亮,说明这条河不宽,甚至很窄,很细,响亮的虫鸣声,把中间水的流淌声都淹没了,两岸虫鸣汇成一股,汇在一起,河流的宽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雨声震撼草叶的虫鸣,在河之两岸,是可以映衬的,并勾勒出一条河流的走势,还有那些沉淀的历史。

风且吟听



赤峰

汤青摄

老猛

水上的字

喜欢文学的,大抵会喜欢水,无论是如长江般滔滔不绝,还是偏远山涧的涓涓溪流,在文学爱好者的心底,都会有别样的诗情画意。

冰霜雨雪,无不与水有关,诗词歌赋,写不尽水的百态。水可以浩浩荡荡、荡气回肠,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如此种种,仿佛水可以肆意涤荡你的人生。

水也可以千娇百媚、仪态万千,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水之柔,柔到你骨软筋酥。水也可以涵盖诸多情感与哲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水鸭暖鸭先知……小小水滴里折射的人世百态都道不尽。

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醉人。更醉人的是固态的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见字如面,能想见那种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感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禅意深邃画风棱角分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副秀才不出门胸怀天下事的做派,颇有些范儿。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绝对精美的短视频,要是配上一首古筝弹奏的古曲,美不死你才怪。

水在字里,字在水上,水上的字,就像一位婷婷袅袅的美女,不动声色中,只嘴角一抹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微笑,就让人喜爱。

雪在阴山以南,铺满温暖

七村还是老样子,邻居和颜悦色,嘘寒问暖。积雪很白,不是那种普通的白,是纯得不能再纯的白。

七村在阴山以南,阳光普照的地方。小小的村庄,我的故乡。

别样的诗情画意

(二章)

诗散文

雪的白,在屋后铺了厚厚一层,表面已经冻结。

看样子暂时化不开,邻居二姑说,整个冬天,这些雪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想起小时候,一场雪压着一场雪,紧接着又是一场。

一场一场的雪连起来,雪就像千层糕,一层压着一层,越积越厚。

一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雪,就是少年的我,唯一的风景。

但却一点都不冷,北方的少年,自然有北方的风骨。

冷这种东西,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不值一提。

但从未曾想过,雪还能带来暖的感觉,奇怪。

是在异乡经年不去的乡愁,被雪一洗而清了吗?

不管他了,只管尽情享受妈妈妈的大骨肉。大块大块的肉,绵甜的土豆,津津有味卤豆腐。汤汁虽然没那么鲜美,有点咸,但就好这口。大块的肉当然要大块朵颐,浓浓的汤汁蘸馒头泡米饭,都会嘴角流油。

心里当然暖暖的,眼角,有一丝微微的莫名的抽搐。

晚上,父母在炕上看电视剧,家长里短的那种。地方台播的电视剧,总是最接地气的。

父母边看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口头弹幕,上不了屏幕,却在我的耳边回旋。

长途跋涉回到老家,也许就为了这一刻,承欢膝下的美,溢满胸腔。

这一刻,我仿佛明白了,雪白的雪,为何能带来暖的感受。

雪在阴山以南,铺满温暖。

七村,充满生机。我看着老爹老娘充满笑容的脸,也笑出了声,眼角不再抽搐。

在夜的深处静静地面对着屏幕,悄悄打下这些字。

希望把美好分享给大家,要让大家知道,不是所有的雪都是冷的。

比如这阴山以南,一层一层擦起来的,是温暖。是严寒里悄然无声的一股暖流,无形地潜入人的内心深处。

有一种东西叫作爱,不需要说,不需要喊,只需要默默地做,默默地感受。

在故道(组诗)

梦阳

在堤上,与秋夜的月光一起打坐

我用十颗黄沙书写 伏地的衰草、远去的黄河

饱蘸苍凉的月色 一把铺开霜中的故道 不写孤独 不写忧伤

不写长堤 不写山冈 辽阔的由它辽阔 苍茫的任它苍茫

故道的哲学 有谁能参透 那隐匿的水滴 一滴一个深沉的隐喻

秋风 正披着长袍为众生一一解读 斑驳的背风坡 怀抱羊群如托举尘世

此刻 放下心中的马匹 满怀虔诚地 度故道 度秋虫……

黄昏,一只山羊

晚风 俏皮地吹了一小口 岸上 那只长胡子的白山羊

咩一下 又低下了头 长长的犄角 再也撑不住 摇摇晃晃的夕阳 一下子就坠落到河

道里 荒草 一起抬头望了望 那只羊 又向河道走了走 一点一点地 啃着草

啃着啃着 它成了河床中唯一的白

堤下,迎亲的队伍走过

那些老坟在长堤下 集体沉默 许久久 没有风吹草动 一切 安静若素

喇叭声里 迎亲的队伍嘻嘻哈哈地走过 那远来的女子 无言地望了望

要走的 谁也留不住 留下的 谁也带不走

故道啊 就这样一茬茬 走走来来 充满着生气

暮色,慢慢抵临

黄昏 顺着羊蹄印儿下了长堤 故道 陷入了沉寂 一只狗叫着 不知该从哪里撕开这夜

的影子 大堤上 稀稀疏疏的树木 顶着黑 秘密地成长着 让每一只夜归的鸟儿 都能找到自己的守护神

夕阳

岸上 那干枯的钻天杨 还没钻到天上 黄昏 却顺着树干滑了下来 大堤静卧着沉思

古船 在滩涂上打坐 坠入草丛的夕阳 是民间最后的窗户 窗外 暮色一浪漫过一浪

一只灰鹤 倏地飞起 眨眼 就融成了夜的一部分 此刻 大河永恒

夜色辽阔

晚岚 接不住故道 两岸 都有叹息漏出 风声 渐渐被秋意加浓

一队行色匆匆的大雁 努力地扒开黄昏的缝隙 它们要在深秋之前 返乡

顺着钻天杨溜下来的月色 一会儿就漫了河道

一只红狐狸 小心翼翼地趟着银光 慢慢消失了 在大河拐弯处 萤火出 再也提不起那小小的灯笼

放羊老汉的呼噜 轻轻挤出堤上的茅屋 此刻 整个故道都醒着 在故乡最深处

晚雪

那个追黄河的汉子 对着大堤咳嗽一声 就咳嗽了晚雪

取暖的柴 不知能否燃到守夜人的归来 尘世 已交付给了漫天的雪

孤单的大河 成了无人认领的孩子 一只鹰 努力地 怎么也背不起 这人间的故事

此刻 雪在空中飞舞

秋日午后

牧羊人 在背风坡坐成了泥塑 风以逡巡的方式守护

羊群 无声地啃着光影 啃得 一路枯黄

高处的牛 站成了一截饱经风霜的残墙 一枚落叶 不经意间就把它砸成了内伤

走过的红狐狸 倏地回头 望了又望

星诗空